

余庆文史资料



孙书通



第三辑

余庆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

2403

遵义市

10

余庆文史资料

第 三 辑

(内部资料)

余庆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

一九九二年十月

余庆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

组 长	董 健		
副组长	汪禄富	杨飞勇	
成 员	陈先厚	李治强	黄绍蓉
	代登权	邹纯弟	宋锡光
	余祖伦		
顾 问	徐治华	陈 清	吴连保
	李登高	周卫国	

前 言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三年周年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际,我们特编辑出版《余庆文史资料》三、四辑,谨以志庆。

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,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倡导的,李先念主席在1989年8月《致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的信》中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作了精辟的论述,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。搞好文史资料的征集、整理、出版是我县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,这对促进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,推动我县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深远意义。

本辑整理刊载了军事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史料28编,记述了民国时期的匪乱、抗日救亡运动、红军长征过余庆、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,以及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体育事业的发展情况等。为研究及教学提供了资料,为正史作了有益的补充,丰富了社会精神食粮。

文史资料编写要求实事求是地再现历史原貌,不贬损、不溢美。史料中的人和事,难免留有时代的痕迹,历史人物所持的政见和所服务的对象各有不同,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。我们的目的是资政、存史、教化。这些资料可让我们了解余庆的昨天,懂得今天的来之不易,从而珍惜今天、创造更加幸福的明天,从中吸取经验教训,但对历史的东西必须批判地继承,取其精华,弃其糟粕。

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力求遵循存真和实事求是的原则,但

由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及撰稿者一些条件的局限性,加上编者水平有限,时间仓促,疏漏之处难免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几年来,不少同志多方搜集资料,百忙中整理成文,惠赐稿件。有的代为征集资料,提供线索,协助核实史实;有的积极向我们提供口碑资料,为本辑出版作了许多工作,在此一并致谢!

由于篇幅有限,很多来稿未能一一采用,准备以后陆续选编出版,请作者鉴谅。希望各界人士继续给予大力支持,携手合作,把亲历、亲闻、亲见的有关余庆近百年来的史料,记录整理,投寄我组,以便编辑成书,启迪今人,传之后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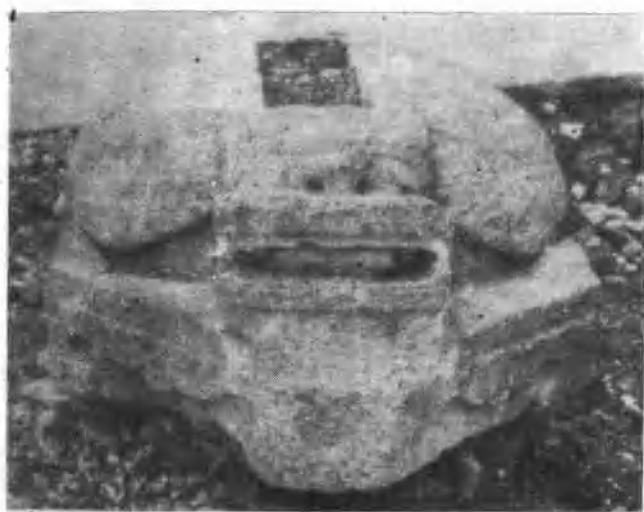
余庆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

一九九二年十月

余庆县第一届全县国民体育运动大会给奖闭幕摄影

(一九四〇年十月五日) (李弘 摄影)





清咸丰年间余庆县城街口灵官庙殿前两石鳖（李弘摄影）

目 录

余庆司抗匪记	刘象离(1)
血染沙落坪	杨遐昌(5)
除暴安良	马 龄(13)
抗日救亡宣传队	胡世泽(19)
抗战时期的余庆妇女会	田兴鹏(24)
红军过余庆 县长慌逃离	杨遐昌(27)
老船工助红军巧渡乌江	蒋明理(30)
罗老金缝人头	杨 岭(36)
歼灭顽匪刘银臣	杨祖芳(37)
狮山剿匪记	马 龄(46)
匪首“冲天炮”落网记	鞠泽光(59)
剿匪英雄苗福权	陆德昌(63)
在镇远干校学习的日子里	杨祖芳(65)
50年代的《余庆县报》	吴连保(73)
电视在余庆	罗显模(76)
文联成立前后	李素国(79)
集邮活动	游家玺(83)
残疾人事业	吴连保(85)
劳务输出	谢发平(90)

坚持以求是精神办学

- 余庆县教育工作回顾 姜曰纲(94)
- 李光斗办学..... 曲元林(100)
- 草坪小学首任校长..... 杨遐昌(101)
- 英武乡民办中学..... 王兴其(103)
- 民国时期松烟小学校歌、开学歌、散学歌歌词
- 刘友维(106)
- 蒋春熙戒毒韵文..... 刘象离(108)
- 发展中的余庆体育事业..... 戴光祖(110)
- 红岩麻风村..... 李登高(119)
- 扑灭花山苗族自治乡炭疽病疫..... 樊树骞(123)

余庆司抗匪记

刘 象 离

民国 12 年（1923 年）4 月中旬，匪首罗一朋（后被招安为团长）率匪 800 余人，进犯余庆县境杨仙峰，虎视龙家镇。地方绅首李光斗、杨月光、杨佐臣等人，慌忙聚众商议，集精干之丁百余人，由乡兵队长带领，火速赶到杨仙峰大桥边高山深谷处防守。以为如此天堑险地，定能拒罗匪于龙家之外。

不料人马刚摆开阵势，众匪便蜂踊而来，手持长枪短刀，直逼对岸桥头，数十个悍匪徒，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锋，不到三合，便吓退了龙家阻击队，队长胆怯，全队动摇，纷纷落荒而逃。费尽心机的杨仙峰阻击战，便以失败告终。

罗匪过桥后，一路凯歌，直扑龙家镇。一把火烧毁了下街数十家民房，绅首李光斗的华堂也化为灰烬。火焰冲天，火球落地，贼势汹汹，威逼着附近千家万户。人们扛袋背包，扶老携幼，仓忙逃入深山。

匪众洗劫了通街，横扫民舍后，又杀猪宰羊，烧饭弄菜，喝酒猜拳，养精蓄锐，扬言明晨要拿下余庆司（今敖溪镇）。

当晚，余庆司绅首胡集五及其子胡光国召集街坊父老商

议，认为：本街地形，南北走向，东西交错，人户紧凑，围墙坚固，在紧要地方还设有炮台，且街边河流环绕，背靠太公山，山上有巍巍高耸的大碉，附近草木尽收眼底，易守难攻。一致表示要誓死保卫余庆司，使人民免遭匪患。

锐气方刚的胡光国，原在袁祖铭部下任职，由筑城归来不久，胆识过人，愿代父老坐阵指挥。立即调集周围乡兵，镇守场镇，分兵把口，土枪洋炮，全部收集，土武器有滑杆炮、罐子炮等，虽是装火药砂的，费点事，但威力很大；洋家伙有正牌五子、独弹毛塞、拉管枪、九子棒，新新旧旧百余支。同时，派“飞毛腿”（跑得较快的通讯兵）急速赶到偏刀水（今凤冈县琊川镇）傅永清老爷处求援。傅、胡二家是姻亲实戚，当然不会推诿。当时傅有20多支新式洋枪，20多个家丁。

傅永清得知余庆司告急的消息，立即率手下惯常使枪弄刀的好汉，一气飞奔25公里，赶到余庆司时，天已大亮，战斗已打响。傅赶到刚跳下马，即遭匪众的截击。

原来罗匪把龙家镇洗劫一空，酒足饭饱后，分兵3路而来：一路从大道进逼狮子桥，正面进攻，吸引余庆司主力；一路从左侧高车泥巴桥（今油榨房）偷袭邓家岩（今教溪小学），埋伏于周家屋后斑竹林中，此处有一直角形围墙，可一边走松烟大道，一边走龙家大道，且墙角正对余庆司上街栅门，距离只有20米远；另一路从右侧鹅水坝车田过河，上白果树拱辰山，直逼下街。气势汹汹，要一举踏平余庆司。罗匪出现在斑竹林之时，正值援军赶到，双方狭路相逢，短兵相接，只有拼命抡入街内，方操胜卷。镇上洋枪土炮一齐射击，方压住罗匪，接应援军入街。援军入街后，紧闭栅门。斑竹林中的伏匪凭借墙体遮护，疯狂反扑，子弹如雨，冲破栅

门，正欲破门而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镇内军中冲出一名勇士，头顶两床水淋棉絮，直奔棚门遮挡弹雨，大获奇效，一场惊心动魄的棚门争夺战，稍微缓和。罗匪见攻门未得逞，火冒三丈，令匪兵纵火烧民宅，周春山家木房顿时浓烟滚滚，烟熏火燎，更激发了守街军民的满腔仇恨，猛烈扫射来犯顽匪，寸步不高，丝毫不让罗匪涉足棚门。

胡、傅二人各持短枪，周巡于各处要阵，哪里告急，便到哪里，来回奔波，指挥战斗，打退了罗匪的多次进攻。

正当上街战斗激烈时，白果山顶出现匪兵，凭借居高临下之势，疯狂扫射下街军民，同时放火焚烧墙外申二喜民宅，接着墙内王兴隆家房子也遭火延烧，凶悍匪徒趁火势杀奔下街，一时枪声、炮声、人声，交织难分，下街吃紧。神枪手傅永清急忙赶来，倒卧棚门脚，瞄准顽匪，一枪一个，弹无虚发，连续放倒前头3名土匪，罗匪气焰被打下去。守街勇士，倍受鼓舞，死守街头。大碉上的战士，弹药充足，又置匪于视线之内，哪里发现敌人，就向哪里射击，与其他守街战士配合默契。

战斗从早晨开始，紧一阵，慢一阵，直打到太阳落坡，罗匪3路人马无一处得手。于是孤注一掷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决心拔掉大碉。一面以火力封锁上街墙头阵地，一面组织力量三番五次猛攻大碉，终于冲到碉脚，烧碉门，拔碉墙，一匪营长手扒脚蹬，上到二楼外壁，向碉内扫射，一枚枚子弹倾泻而出，碉内守兵阵脚慌乱，十之八九均已负伤，碉楼十万火急，街内人人揪心，老幼哭泣。此时但见神枪手傅永清巧倚屋角，只用一枪，便叫“爬山虎”匪营长应声落地，一命归天。吓得群魔丧胆，陆续撤退，纷纷向十字、沙堆方向溃

逃。守街军民也无力穷追。

战斗结束，人们敌汽之心转入悲悼之情，家园被焚，战友惨死，人人悲愤。为报仇雪恨，一场用活人（俘虏）祭死人的惨剧拉开了序幕。在场内空坝处（今邮电所址），设香案，摆酒果，立灵位，吹喇叭，唱孝歌，念经文，令俘虏跪在灵柩前，破头插烛，挖眼插香，一时活匪惨叫声、祭者哀哭声、鞭炮锣鼓声，震荡不绝。最后割下活匪人头，摆在香案上悼祭，忙了几天几夜，战场才打扫完毕。

这一历史事件，虽过了半个多世纪，但余庆司的老年人仍记忆犹新。

血染沙落坪

杨 遐 昌

民国9年（1920年）冬，在余庆县小腮乡沙落坪发生了一起重大流血惨案，参与械斗者千余人，死伤二百多人，横尸遍野，火药烧尸，白骨成山，惨不忍睹。现将此事经过记述于后。

清乡大队长

抢占民间女

民国初年，小腮乡一带，土匪猖獗，大小土匪头目，各占山头，四出抢劫，穷苦百姓，人心惶惶，民不聊生。

当时有个名叫曾良伟的人，家住两河口厨屎坡，是当地的殷实富户，人称曾满老爷，是任家屯何步奎的舅子。他暗察土匪活动情况，绘制了一幅土匪各据点的攻防示意图，喻桐木岭为摩天岭，献图云南，得到滇军的赏识，被委任为余庆县小腮乡首任清乡大队长，并配给一个排的武器装备，使他在小腮一带声威大振。后石阡县本庄区区长王锡芝慕名前来邀请他去落桥共同剿匪，被土匪以诈降诱之，曾无准备，激战中身穿的皮袍被打穿7个孔，虽未负伤，但已吓得魂不

附体，扶回家中，一病不起。不久，一命呜呼。其清乡大队长之职，由其妹夫何步泰继任。

小腮乡第二任清乡大队长何步泰，字东山，人称何大老爷，外号何大马棒。家住任家屯，个人常驻扎在香纸洞内的小营房内，有田土千余挑，身材高大魁梧，满脸黑鬚，略有武功，自称精通阴阳八卦，是沙落坪肖华九的师傅。曾在贵阳应考，受省集训后，被委任为余庆县小腮乡第二任清乡大队长，有常备武装一排人，东抵石阡县的平堡，西至黄平县的西堰，南到船溪、平井，北沿小乌江接龙溪，均为其势力所辖。往来常骑高头大马，马戴过山铜铃，一里之外，人闻铃声，赶忙回避让道。何自称乌龟精附身，星宿大，有造化，前途无量，故骄横无理，不可一世。名为清乡大队长，实为地方恶霸。人们常说：“马棒一响，白银八两”。

何在一次清剿中，路经背猛，抢来一个年青妇女，囚禁于香纸洞营房中，佔占为妾。

香纸洞被劫 激怒何马棒

被何抢来的这个青年妇女，囚禁洞中，有脚无路，被迫屈从，但仍日夜指望脱离虎口，回转家园。此女略有文化，暗将洞中实况及何的活动规律写信密告家中。家人得信，求助于匪，匪即趁何离洞之机，调遣人马，救出其女，并把洞中财物洗劫一空，当天，时逢小腮赶场，有人见他们经青菜沟向五朵梅花而去。

五朵梅花这个地方，是由五个山头环绕而成，中间散出一块平地，仅在钟山方向有一条道路进出，形势险要，易守

难攻，历来是土匪巢穴。为了生活的方便，土匪还在此开设了一个集场，定期赶场，由土匪派人保护商贩来去的安全和维持赶场秩序。每逢场期，从县城、小腮等地来赶场的人不少，卖肉的、卖禽蛋的、卖杂货的，还有卖鸦片的、设烟馆的……。解放后，来此开荒种地的人，还在此捡到过玉圈、大洋等物。

当时，驻五朵梅花一带的土匪有三帮：一帮以四川人严绍臣为首；一帮以凤冈人张文彬为首；另一帮以尚××（外号磨搭钩）为首。他们既独立，又合作。匪众时聚时散，必要时能聚集八、九百人。常在子房、高岩、背猛、西堰、小河、卜水、芭蕉冲等地打家劫舍，拦路抢劫。洗劫香纸洞就是这批人所为。

清乡大队长何步泰回到香纸洞时，见洞内人财均被洗劫一空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怒不可遏，吼道：“这些下流之辈，胆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，莫非吃了豹子胆？此仇不报，何以为人！”遂决心踏平匪巢，杀他个鸡犬不留。

何步泰有个徒弟叫肖华九，家住沙落坪，有田土三百多挑，广交朋友，很有名望，地主耆绅皆喜与之往来，肖均以酒肉相待，遇有困窘者，每以碎银相助。肖拜何为师，亦善观山水阴阳。但何对肖并不信任，疑肖与匪有染，香纸洞被劫后，何断定肖是唆使者，扬言要先拿肖开刀。

筹集人和枪 挺进沙落坪

何步泰决定迅速扩大武装力量，办法有三：一是加紧训练常备队伍；二是进城搬兵，向县长程云九要人要枪。程县

长考虑再三，只得允诺，派汤家院的廖班长带一班人前往协助；三是在辖区内广征壮丁。下令：凡适龄壮丁，各家有几个征几个，如有违令抗征者，全家诛灭。并公开许诺，凡参加清剿者，均有重奖。到了匪区，杀了男人后，要婆娘的，可以任其选择。还规定，所征壮丁必须自带武器，刀、枪、杆子都行，不准赤手空拳。

人马筹集就绪，带到县城集中。不料埋锅造饭时，一锅饭全烧焦了。程县长对何说：“不祥之兆，宜改期发兵。”何求胜心切，不听劝阻。是日，朝霞朵朵，是一个难得的好晴天。何心中暗喜——这样的好天气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他面带喜色，健步登上台阶，威严地向整齐的队伍扫视一遍，发表了简短的演讲，然后挥手命令：“目标，沙落坪，出发！”

何的队伍已达千余人，但他仍感到不满足，沿途凡遇见壮丁，就强行拉入队伍，如小腮的杨再鹏就是在路上被拉去的。队伍前头已到芹菜塘，后尾还在小腮，摆了一个长蛇阵。何骑着高头大马，在后督队。

绑架金世奇 软禁肖华九

何步泰率队伍来到了大湾。这里有个裁缝叫金世奇，原籍四川秀山人，既做裁缝，又跑湖南做生意，是当地的富户。何进了金家，见金世奇穿着一件皮袍，就说这件皮袍是金裁缝从香纸洞抢来的，吩咐部下把他捆起来带走，并把金家值钱的东西也抢了去。

肖华九在沙落坪早已获悉何步泰要拿他开刀，以解香纸洞被劫之恨，在家坐卧不安。后打听到何的人马已到了大湾，